

「更快更高更強」為旗幟的奧運會，總能吸引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欣賞目光。這不僅是因為奧運會不僅是展現力與美的賽場，更是傳遞友誼、歌頌和平、弘揚正義、彰顯人性的殿堂。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幸運的運動員不僅在激烈的賽場上摘金奪銀為國爭光，還收穫了美好的愛情，留下了種種佳話。

一九〇〇年巴黎的第二屆奧運會上，開始增設女選手參賽，這使比賽更加引人注目，也為男女健將創造了相識相知相愛的良機。第一對因奧運會喜結良緣的，是參加一九二〇年比利時第七屆奧運會的美國田徑選手蘭登和游泳選手洛德。他們在乘船前往歐洲的海上見鍾情，賽後不久便喜結連理。一九二四年的巴黎第八屆奧運會上，美國游泳女將諾爾斯獲四百米自由泳金牌，她令人驚艷的形象吸引了加拿大游泳運動員賴特，他們很快擦出火花，會後便閃電結婚。甜美的愛情大大鼓舞了賴特，他不再負望，在一九二八年第九屆奧運會上奪得賽艇銀牌。

也是在這一屆奧運會上，女子跳高冠軍、加拿大選手卡瑟伍德結識了上屆奧運會男子跳高和十項全能冠軍、英國名將奧斯本，兩位金牌得主很快墮入愛河，不久便結秦晉之好。一九五一年赫爾辛基第十五屆奧運會上，捷克的扎托佩克一人奪得五千米、一萬和馬拉松三枚金牌，令人驚喜的是與他同年同月同日生出的妻子丹娜，榮膺女子標槍冠軍，而這對金牌夫妻是在上屆奧運會「私定終身」的。

一九六四年，第十八屆奧運會在東京舉行，保加利亞跳遠女將約克娃與戀人、本國體操選手布洛達諾夫在比賽間隙舉手相親，他們還請了奧委會主席布倫奇奇作見證人；兩天後，奪得本屆奧運會女子八百米冠軍和四百米亞軍的英國選手巴克蘭，與獲得本屆奧運會四乘四百米接力賽亞軍的英國運動員布拉依也舉行了訂婚宴。

在一九六八年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會上，捷克斯拉夫體操選手格哈爾斯與美國選手女子全能冠軍、會後她與上屆奧運會男子一千五百米跑亞軍、本國選手奧羅維爾結為伉儷。一九七二年的慕尼黑第二屆奧運會上，蘇聯選手鮑爾佐夫在獲得男子一百米和二百米冠軍後，與同屆奧運會女子體操全能冠軍、蘇聯女將圖里謝娃喜結良緣，成為奧運史上第三對雙方均為同屆奧運冠軍的夫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體壇最著名的奧運伉儷非美國田徑選手格雷斯和喬依納莫屬了；格雷斯是第二十四屆奧運會女子一百米、二百米、四乘一百米接力賽三枚金牌得主，她丈夫兼教練喬依納則是第二十三屆奧運會男子三級跳遠冠軍，兩人一九八七年成親，師徒變成夫妻。

說起中國的奧運伉儷，當首推姚明與葉莉的「巨人戀」了。二〇〇四年的雅典奧運會上，從美國趕回參賽的姚明與中國女籃當家鋒葉莉由彼此欣賞而產生感情，在閉幕式上兩人手牽手的照片正式曝光。二〇〇七年，兩人在上海結婚，成為中國體壇的美談。楊威和楊雲是中國體操隊公認的「金童玉女」。他們都是奧運賽場中國軍團的領軍人物，兩人互相鼓勵切磋技藝，被譽為「天生一對」，他們的婚禮只是時間問題，眼前最主要的是一九八八年成親，師徒變成夫妻。

馬承鈞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魯迅在西安的陝西暑期學校講授《中國小說的變遷》。完畢，頗得學員的好評。陝西省長兼督軍，同時又是這次暑期學校的全力支持者劉鎮華想請魯迅給他的下級軍士再講一課，選講學校的負責人徵求魯迅的意見，看是否能選一個士兵。既容易了解又感興趣的題目。魯迅說：「講是講的，但我要講的題目仍然是小說史。」這一段史實，見於於當天的《魯迅日記》，旁證是受命向魯迅徵求意見的張辛南，張辛南的回憶文章，就發表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日的《中央日報·掃蕩報藝林》。不久，研究魯迅的林辰在考證並寫作《魯迅赴陝始末》時，注意到張辛南這段文字，特寫信給魯迅請魯迅赴陝的孫伏園。孫即回覆道：「據我所想，小說史的講法，本來可淺可深，可嚴正，亦可通俗。」意思是，用半個多小時給軍士講小說史，魯迅是用淺顯通俗之法講的，如果用嚴正的方法深入地講，當然不行。林辰深以為然，表示首肯。此後多年，無人對此表示異議。

全國解放初期，單演義研究和撰寫《魯迅講學在西安》一書時，他當然看到了張辛南的回憶文，也當然看到了林辰轉引的孫伏園的詮釋。單演義也承認孫伏園的說法「固然近理」。不過，

「奧運伉儷」們



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魯迅在西安的陝西暑期學校講授《中國小說的變遷》。完畢，頗得學員的好評。陝西省長兼督軍，同時又是這次暑期學校的全力支持者劉鎮華想請魯迅給他的下級軍士再講一課，選講學校的負責人徵求魯迅的意見，看是否能選一個士兵。既容易了解又感興趣的題目。魯迅說：「講是講的，但我要講的題目仍然是小說史。」這一段史實，見於於當天的《魯迅日記》，旁證是受命向魯迅徵求意見的張辛南，張辛南的回憶文章，就發表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日的《中央日報·掃蕩報藝林》。不久，研究魯迅的林辰在考證並寫作《魯迅赴陝始末》時，注意到張辛南這段文字，特寫信給魯迅請魯迅赴陝的孫伏園。孫即回覆道：「據我所想，小說史的講法，本來可淺可深，可嚴正，亦可通俗。」意思是，用半個多小時給軍士講小說史，魯迅是用淺顯通俗之法講的，如果用嚴正的方法深入地講，當然不行。林辰深以為然，表示首肯。此後多年，無人對此表示異議。

全國解放初期，單演義研究和撰寫《魯迅講學在西安》一書時，他當然看到了張辛南的回憶文，也當然看到了林辰轉引的孫伏園的詮釋。單演義也承認孫伏園的說法「固然近理」。不過，

鄧小平不「為尊者諱」

劉開生



在我國數十年封建社會中，長期形成的「為尊者諱」現象十分普遍。所謂尊者，就是那些位尊權重者。諱則諱尊者之錯誤，尊者之不足，尊者之缺點，尊者之隱私。總而言之，凡有失尊者體面的事都是要諱的。如此，尊者也就成了完美無缺的「至尊」了。「至尊」一詞，在封建社會，別說皇上，就連皇親國戚、甚至達官貴人的名號，都有著嚴格的「尊諱」之忌，犯忌者隨時都有掉腦袋的危險。

新中國成立後，時代雖然進步了，但是無論作為一種傳統觀念還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為尊者諱」都未絕跡。它依然殘存於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以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國人總習慣於將偉人神化，將偉人祭於神壇而頂禮膜拜，絲毫不敢有丁點兒過失。即使是這樣，依中國之大，人口之多之國情，也還是有因掌握了真理而不惜冒犯「尊諱」的勇者，他們付出的代價有時甚至是我自己生命的消失。建國以後直至「文革」十年，以張志新、遇羅克為代表的這樣的「尊諱」的勇者，可謂不乏其人，舉不勝舉。

這種堅冰的打破或局面的改變，準確地說始於鄧小平。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三次復出並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後，身體力行，破除迷信，不搞個人崇拜，不為尊者諱，顯示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的宏大氣魄和寬廣胸襟。這方面的事例可謂俯拾皆是，信手就能拈來。

記得一九八〇年八月，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他說：「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錯誤，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因為當時風，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都是有責任的。」

一九八三年六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將全軍「學習雷鋒標兵」朱伯儒的事跡送鄧小平，請小平同志題詞。鄧小平認真閱讀後，思考片刻，然後提筆在宣紙上寫道：「向朱伯儒同志學習，做一個名符其實的共產黨員。」他這題詞交給辦公廳，說：「請不要急於拿去發表，應該請語言學家把把關，看看有沒有用字不準確的地方。」辦公廳就去請教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教授，王力看了題詞後說：「名符其實的（符）現在已經不多使用了，一般寫作「副」。於是，「副」字用給鄧小平，「符」字寫成了一個「副」字。辦公廳如實向鄧小平作了匯報，並將王

魯迅的「本意」

魯迅在西安的史實辨正之二

高信

雖然認同了一個「固然近理」，似乎心裡並不大踏實。這時的魯迅已被毛澤東推崇到「三個偉大」的絕對高度了。如果說，此前的魯迅研究，更多地是從文學家、思想家角度評價和宣揚魯迅的話，這時就有必要用偉大革命家的規格來審視了。當在學術研究依附並服務於意識形態的大氣候已經形成之時，魯迅研究自難例外。魯迅的演講半個小時小說史的史實重新被認識，不難理解。也

因此，《魯迅講學在西安》的作者的不踏實與四十年代林辰的疑問顯然不同：林辰疑問的是講題之大與時間之短的矛盾問題，《魯迅講學在西安》作者着重的則是「三個偉大」的矛盾，何以接受了劉鎮華的邀請又何以執意要講與當時政治不相關的中國小說史。《魯迅講學在西安》的作者，這次沒有請教健在的孫伏園，他請教的是魯迅的夫人，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

力改過的題詞拿給他看。鄧小平看後高興地說：「改得好，改得好。你們要替我好好謝謝王老啊！」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是第一「世界無煙日」。第二天下午，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選舉國家領導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鄧小平投票後回到紅綫外，便對旁邊的代表說：「世界無煙日剛過，全中國全世界都在大力宣傳吸煙危害健康，小平同志為什麼煙癮這麼大，開大會還抽煙呢？」她決定向鄧小平提意見。很快，一張紙條從後排傳到了主席台，當時主持大會的宋平看後，會意地將紙條遞給了鄧小平。

鄧小平打開一看，原來是台下代表寫的「請小平同志不要吸煙」的紙條。看過紙條後，他不僅沒有被冒犯的感覺，反而趕緊把正在吸着的香煙掐滅。愉快地接受了台下代表的批評。之後，主席台上便不再有人吸煙。「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國家大型重要會議的主席台上，再也見不到有「尊者」抽煙的蹤影了。

一九九二年春天，鄧小平在南巡談話時說：「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後來中央編譯局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工作人員多次向他建議，把「我的一個大失誤」這幾個字去掉，而鄧小平則堅持保留。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保留了歷史的原貌，以鄧小平檢討自己的失誤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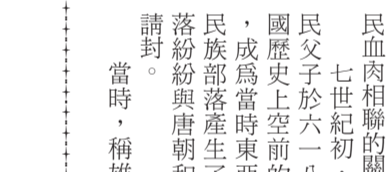
凡此種種，無不說明鄧小平是一個謙虛、平和、平實、坦誠的人；是一個心繫祖國和人民、殫精竭慮，日夜為祖國謀富強，為人民謀幸福的偉人。正因如此，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那個難忘的十月，還是在那萬眾歡騰的天安門廣場上，花如海洋，人如潮，再沒有「萬歲、萬歲」的口號聲，那千百萬有血有肉的老百姓組成的人群眾，從心靈的最深處爆發出最真摯的情感，用最樸實、最樸素、最普通通的話語，向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獻上了一句最平常而又最珍貴的問題：「小平，您好！」

這一聲真摯無偽的問題，讓多少神像轟然倒下，讓多少「為尊者諱」者感到與鄧小平來自人民心底的「小平，您好」四字回報相比，自己顯得那麼蒼白、黯然、空虛和無力。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我們在深切緬懷鄧小平為我國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所建立的豐功偉績的時候，對他率先垂範，樹一代新風，結束共產黨領袖個人崇拜的歷史，以及對「為尊者諱」的虛懷若谷的人格魅力，也是不能夠忘懷的。

文成公主植「唐柳」

陳培棟



唐代文成公主遠嫁西藏松贊干布，種地從長安帶去柳樹苗，種植於拉薩大昭寺周圍，以表達柳樹成蔭後對故鄉的思念。藏族人民為懷念文成公主，稱這些柳樹為「唐柳」或「公主柳」。千百年來，這些「唐柳」已成為藏漢結緣和民族血肉相連的象徵。

七世紀初，唐高祖李淵、唐太宗李世民父子於六一八年以長安為都城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唐帝國，國勢非常強盛，成為當時東亞地區文明的中心，對周邊民族部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許多民族部落紛紛與唐朝和好，或稱臣內附，或納貢。

當時，稱雄於雪域高原的松贊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積極謀求與唐朝建立密切關係。從公元六三四年開始，他兩次派大相祿東贊出使長安，向唐皇求婚。到公元六四一年，唐太宗終於同意松贊干布和親的請求，答應把美麗善良的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給他。

在文成公主遠嫁西行三千多公里和親吉日，唐太宗親率文武百官，在長安灤橋按我國民間習俗「折柳送別」。松贊干布高興地率軍遠行至柏海（今青海瑪多縣境）迎候。在離黃河源頭不遠的扎陵湖和鄂陵湖畔建起「柏海行館」，度過了他們洞房花燭之夜。當文成公主抵達拉薩時，人們歡歌載舞，熱烈歡迎文成公主的到來。唐朝興盛時期，佛教十分盛行，而藏地無佛，所謂「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攜帶佛塔、經書和佛像入蕃，決意建寺弘佛。她使山羊背土填墾，建成了一大昭寺」，傳佛佛教。

大昭寺建成後，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親自到廟門外栽柳樹，驅鬼辟邪。北魏農學家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有「取柳枝戶上，百鬼不入家之說」。所以在我國民間，柳枝向來被視為除瘟疫的象徵。

新疆古柳（攝影）

陳培棟



足見其襟懷之博大了。如今時興表現自我，吹牛之風頗為盛行，寫一本故事書，就自稱是文學家，臨幾幅字帖，就敢稱自己是書法家的，大有人在。

相比之下，羅繼祖不自負，老老實實，虛懷若谷，真是令人敬仰。無獨有偶，羅繼祖的長輩羅福頤先生，也曾自記得過「半瓶醋」印，看來謙虛是羅家的傳統，恐怕也是老一輩學人的傳統吧。

作家王蒙有一枚「不設防」閒章，不設防的核心一是光明坦蕩，二是不怕暴露自己的弱點；這也需要具有寬闊襟懷的。為什麼不設防？王蒙說因為沒有設防的必要，無害人之心，無苟且之意，無不軌之念，無非禮之思，防什麼？誰能奈這不設防者何？是的，胸襟不寬，心靈不明，至於靈魂醜惡之人，是要設防的，不設防，他們就活得苦，活得累，甚至活不了。一個人要做到不設防，不容易，吃虧上當肯定免不了；吃虧不設防，從長遠來看，得大於失，雖失猶得，王蒙說，不設防是他始終不悔的信條。好一個信條！

羅、王二位先生的印章，印文加在一起只有六個字，言簡而意深。那突起或凹下的石上文字，凝結的是人生超乎尋常的灑脫與境界。

印章人生

孫佳新

印章方寸之石，印文三言兩句，那鐫刻的往往是人生的感情與襟懷，是耐人尋味的。

歷史學家羅繼祖，有一枚自治小印曰「半瓶醋」，此印可謂是勵志之物。

羅繼祖雖說自己連小學也沒讀過，然他通過家學與自學，卻成了一個富有學識的大學者，於文學、史學、考古、目錄、版本、繪畫、書法、鑒定等領域，均有較高的造詣。

一位滿腹經綸之士，卻稱自己是「半瓶醋」

我是

延靜

幾年前，我聽過一個故事。一個國家的駐華大使舉行儀式，代表他的國家給冰心授勳，參加者有文化部部長長多人。照理說，給冰心授勳，文化部長應在中央，但實際上站在中央的卻是那位副部長。所以如此安排，據說是因為冰心雖是著名作家，但不是副部長。開始我不敢相信果真有此事，但經過細心觀察社會生活，現在我不能排除曾經出現過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況。

在我們周圍的社會生活中，滲透等級觀念的事例實在太多了。僅從今年的一件說起，年初，北京的一項機構召開新一屆理事會，邀請一百多名各界人士出席理事會，並為此舉行了隆重的儀式。這一百多人都是退休人員，本來一律作為理事會成員，但主辦單位卻把它分成三六九等，即曾經擔任國務委員以上職務的為「高級顧問」，擔任過部長級職務的為「顧問」，擔任過駐外大使的為「理事」。

假如這些人還在任，也還勉強說得過去，現在既然已經退下來，是不是大可不必這樣分「等級」了。果然，會後我就聽到有人說「等級觀念如此之重」。據報載，類似的情況，今年上半年還不止一家。

由此我想到，我們提倡「能者下」多年，在我們國家到底能否真正實行，不能不劃個問號。幾年前前任蘇共領導人的莫洛托夫後來出任駐華大使時不提的，記得十幾年後前任駐華大使胡錫人的夫人，原諒我忘記了名字，卸任後就出任了駐日本大使。還有一位是我認識的朋友，駐美國前國務總理李洪九，他卸任後沒有駐美國大使。這些人在我們的眼裡無疑是「降級」了，但在人家社會裡卻很正常，這些人仍在社會上進進出出，不值得我们深思嗎？

再說近來發生的事情。五月初，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令計劃、王滬寧、戴秉國、楊潔篪等陪同，但在報道時，只提到戴秉國為止，堂堂的中國外長楊潔篪陪同全程，竟然一次也沒有提到。原因很簡單，就是最近外交部舉行招待會，感謝更有甚者，最近因為楊潔篪「級別不夠」。更有甚者，我國四川地震災害的支援，報道時竟然也沒有提楊潔篪的名字。我與楊潔篪沒有任何特殊關係，我只是想說，內地的新聞報道受等級觀念的影響未免太深了吧。

稍微細心觀察，就能從我們身邊的社會現象中發現，有很多事都打上了等級的烙印。我們有副部長與副司局級幹部可持藍卡享受優惠，也與一般人不同；甚至和尚也有處級和非處級之分。固然，這樣分開從行政上看有些事情就好辦了，譬如升到副部級才派專車和配備秘書，月薪級別也好劃定。但是，難道非走這條「等級觀念」之路嗎？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這樣做呢？

毋庸置疑，我們是從封建社會走過來的國家，等級觀念滲透在各个方面，一下子難以清除。但我們應該做出認真努力，使它逐漸減少，而不是相反。這就是寫本文的初衷。

等級觀念知多少

聰明賢淑的文成公主遠嫁和蕃，一方面弘傳佛教，為藏民祈福消災，同時還從長安帶去柳樹苗、五穀和蔬菜種子，教人們種植。玉米、土豆、蠶豆、油菜適應高原氣候。而小麥卻不斷變種，最後長成藏族同胞喜愛的青稞。文成公主帶來的車、馬、騾、駱駝以及有關生產技術和醫學，促進了吐蕃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增進了漢藏兩族人民的親密、友好、合作關係，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柳樹成蔭我國，祖國和經濟林。千百年來，藏族人民崇敬的「唐柳」和「公主柳」已遍植西藏各地。

今天不論是雅魯藏布江兩岸還是喜馬拉雅山山脈，不管是青稞、馬鈴薯、拉薩市區還是山南藏城、不藏區、到處都是婀娜多姿的翠柳，綠染高原，呈現出一派雪域江南的新景象。